

Family Rise and Fall and Structural Chang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Decline of Jia Famil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Ying Chen Shaoshan Song

Party School of Yang County, Hanzhong, Shaanxi, 723300, China

Abstract

Cao Xueqin's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is hailed as the pinnacle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t vividly portray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our major families—Jia, Shi, Wang, and Xue—with a broad and sweeping narrative. The decline of the Jia family is particularly poignant. The novel reveals how this century-old noble family, once at its zenith, with lavish feasts and splendid decorations, gradually declined to a state where all was left behind, leaving only a vast, desolate landscape. In Cao Xueqin's portrayal, the Jia family's downfall is not a random event but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multiple internal issues, including economic decline, political dependence, family disarray, and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ailures.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the Jia family's decline from five perspectives: the collapse of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the erosion of political support, the disarray of family structure, the failure of educational ethics, and the metaphorical cycle of prosperity and decline. It aims to uncover the deep-seated social and historical roots of this tragedy.

Keywords

family rise and fal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tructural change

家族兴衰与结构变迁：《红楼梦》中贾府衰亡的多维透视

陈莹 宋韶山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县委党校，中国·陕西汉中 723300

摘要

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以宏阔的笔触描绘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盛衰历程，其中贾府的兴衰沉浮尤其令人扼腕。揭示了贾府这百年望族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极盛，滑向“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衰的全过程。曹雪芹的笔下，贾府的倾颓并非命运的偶然一击，而是根植于其经济基础、政治依附、家族结构与文化教育等多重内在痼疾的必然结果。本文将从经济基础崩溃、政治靠山坍塌、家族结构失序、教育伦理失效以及盛衰循环的宿命隐喻这五个维度，深入剖析贾府衰亡的复杂肌理，揭示其悲剧的深层社会历史根源。

关键词

家族兴衰；红楼梦；结构变迁

1 经济根基的朽坏：奢靡无度与生财乏术

贾府的经济危机，是其大厦崩塌最直接的物质基础。贾府的经济大厦看似稳固，实则早已被蛀蚀掏空。其经济运作呈现“入不敷出”的典型特征。贾府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地租剥削，这是典型的封建庄园经济模式。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乌进孝缴租一节，是理解贾府经济困境的关键文本，可谓触目惊心。他千里迢迢从黑山村带来的年租清单，虽琳琅满目（鹿、獐、猪、羊、米、炭等），贾珍却连连叹息：“这够做什么的？”“真真是叫别过年了！”他

掰着指头算账：“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贾珍原指望乌进孝带来的巨额地租能缓解“年关”压力，这份清单与贾珍的抱怨，赤裸裸揭示了贾府田庄经济在管理混乱、天灾人祸（如书中提及的雹灾）影响下，收入锐减的现实，深刻揭示了传统农业经济在应对庞大贵族消费时的力不从心。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指出，晚明以来土地收益递减已成趋势，贾府地租的缩水正是这一经济规律的文学映照。

更致命的是，贾府作为世袭贵族，其经济来源高度依赖地租收入，却严重缺乏有效的产业经营与商业拓展能力。反观薛家，虽同为四大家族，却因保有“皇商”身份，懂得经营之道，在经济上比贾府更具韧性。

【作者简介】陈莹（1983-），女，中国陕西汉中人，本科，讲师，从事文学和党建研究。

另一方面，在收入锐减的同时，贾府内部的奢靡消费堪称无底深渊。其消费具有典型的贵族化、奢侈化与寄生性特征。秦可卿奢华的葬礼（第十三回）、元妃省亲（第十七至十八回）是极致的铺张写照。为迎接元春，贾府斥巨资兴建奢华无匹的大观园，“堆山凿池，起楼竖阁，种竹栽花”，其耗费之巨，连精明的皇商薛姨妈都暗自惊叹：“太靡费了！”这种为一时风光而倾尽财力的行为，严重透支了家族元气。日常用度更是挥霍成风。以饮食为例，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时（第三十九、四十回），一道“茄鲞”竟要用十几只鸡来配，令刘姥姥直呼“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他？”；丫鬟们的主食是“胭脂米”（珍贵红稻米），连王夫人都感慨“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儿富余也不能的”，足见其日常开销的惊人。管家林之孝曾忧心忡忡地向贾琏建议裁减冗员（第七十二回），但最终不了了之。王熙凤也曾对贾琏抱怨道：“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老太太、太太屋里还有些底子，咱们如今是‘过到水缸里打跟头’——明儿连水也没得喝了”（第七十二回）。王熙凤的焦虑揭示了贵族家庭在维持体面排场与应对实际亏空之间的深刻矛盾。这种只出不进、坐吃山空的恶性循环，掏空了贾府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使其成为建立在流沙上的大厦。

2 政治依附的脆弱：靠山倾覆与权力反噬

在高度集权的帝制时代，贾府的兴衰与政治权力紧密捆绑。其煊赫一时，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元春“才选凤藻宫，加封贤德妃”（第十六回）带来的政治资本。元春封妃，瞬间将贾府推向了“皇亲国戚”的顶峰，带来了无上的荣耀和潜在的政治庇护。然而，这种荣宠如同悬丝。元春在宫中“不得见人的去处”的幽怨（第十八回省亲时倾诉），以及最终“虎兕相逢大梦归”（第五回判词）的暴卒结局，标志着贾府最大的政治靠山轰然倒塌。失去元春这棵大树，贾府在波谲云诡的宫廷斗争中立刻变得脆弱不堪。

同时，贾府自身在官场中的表现也乏善可陈，甚至屡屡授人以柄。贾政虽端方，却迂阔无能；贾赦贪婪好色，强索石呆子古扇，勾结贾雨村构陷其人，致其家破人亡（第四十八回）；贾珍、贾琏等更是行为不端，聚赌嫖娼，国孝期间偷娶尤二姐（第六十四至六十九回）更是犯了大忌。这些恶行，在政治清明时或可依仗权势遮掩，一旦靠山倒塌或政治风向转变，便成为致命的罪证。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预兆不祥，紧随其后便是查抄的雷霆之威（第一百五回）。抄家的直接导火索虽系贾赦、贾珍旧案（交通外官、强索古扇、逼死人命等），但根源在于其家族核心成员长期仗势特权、违法乱纪，早已在政治对手处积累了足够的攻击弹药。贾府将家族命运过度系于个别成员的政治恩宠，而自身又缺乏清正自守的品格和长远的政治智慧，终难逃权力反噬的宿命。

3 家族结构的溃散：纲常失序与亲情异化

贾府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宗法大家族，其内在结构的失序与溃散，是导致其无法应对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宗法制度的核心在于“嫡长子继承制”和“长幼尊卑有序”。然而，在贾府内部，这一维系家族稳定的基本结构早已名存实亡。

首先，嫡庶矛盾与继承危机凸显。贾宝玉作为荣国府嫡孙、贾政一房的继承人，其天性厌恶仕途经济，被家族寄予厚望的继承人却背离了“光宗耀祖”的正途。而庶出的贾环，因赵姨娘的挑唆和自身心术不正，对宝玉充满嫉妒与仇恨，甚至不惜用灯油烫伤宝玉（第二十五回），手足之情荡然无存。这种继承人危机和嫡庶间的深刻裂痕，动摇了家族延续的根基。

其次，长幼尊卑秩序混乱。贾母作为最高长辈，虽享有无上尊荣，但其晚年溺爱宝玉，对子孙辈的管教已然力不从心。真正掌握实权的男性家长们则普遍失职：贾敬一味好道炼丹，不理家事；贾赦昏聩贪淫；贾政虽正派但迂腐无能，对子侄辈疏于管教。这就导致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如贾珍作为宁国府族长、贾家宗祠的主祭者，却与儿媳秦可卿关系暧昧（焦大醉骂“爬灰的爬灰”第七回），行同禽兽；他与贾蓉父子更是“聚麀之诮”（第六十四回），伦理尽丧。荣国府中，贾琏之淫乱（偷娶尤二姐、与鲍二家的等多人有染）更是明目张胆。长辈的失德与失范，使得“孝悌”的伦理约束力荡然无存。

再者，亲情纽带被利益严重异化。邢夫人对贾琮（庶子）的冷漠、对迎春（非亲生）的刻薄；王夫人与赵姨娘及其子女（探春、贾环）之间深刻的嫡庶矛盾；凤姐为敛财不惜损害家族利益（如放高利贷、包揽诉讼）甚至间接逼死尤二姐；探春理家时，亲舅舅赵国基死了，围绕丧葬费的争执（第五十五回），将血缘亲情在金钱面前的不堪一击暴露无遗。

4 教育伦理的失效：理想陨落与后继无人

贾府的衰亡，深层原因在于其文化教育与伦理传承的彻底失败。作为“诗礼簪缨之族”，贾府未能培养出合格的文化精神继承者，其教育目标与结果产生了毁灭性的背离。

教育目标的功利化与异化。贾府对子弟的教育，核心目的并非培养真才实学或健全人格，而是服务于科举入仕、延续家族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贾政对宝玉的严苛逼迫（如“大承笞挞”第三十三回）、贾代儒对贾瑞的刻板管教，无不体现这种功利性。这种教育压抑了子弟的个性与兴趣（如宝玉对“四书五经”的厌恶、对科举仕途的鄙弃），未能激发其内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核心继承人的精神背离。贾宝玉作为家族指定的核心继承人，其价值取向与家族期待形成根本性对立。他厌恶“仕途经济”，斥之为“沽名钓誉”、“国贼禄鬼”；他鄙弃僵化的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与真情实感（“女儿是水做的”）。

骨肉”);他沉浸于大观园的“情”世界,与黛玉追求心灵契合。宝玉的“不肖”,是对贾府赖以生存的封建正统价值观(功名利禄、纲常伦理)的彻底叛逆和否定。他的存在本身,象征着这个家族精神内核的空洞与后继无人。脂砚斋评语中曾点明宝玉乃“今古未有之一人”,其反叛性正是家族无法容纳的异质力量。

整体子弟的腐朽无能。除宝玉这一极端特例外,贾府其他男性子弟的表现更令人绝望。贾珍、贾琏、贾蓉等沉溺于声色犬马,生活糜烂,道德败坏,毫无担当和才干。贾兰虽刻苦读书(在母亲李纨严格督导下),但性格孤僻,缺乏大家气象,更像是在末世中努力自保的个体,难以肩负中兴重任。贾环则因庶出身份和赵姨娘的影响,心术不正,狭隘阴鸷。可以说,整个贾府的年轻一代,在精神品格与能力素质上,完全无法承担延续家族、应对挑战的重任。家族教育的全面失败,导致其丧失了时代变迁中自我更新和延续的能力。

5 盛衰循环的宿命：隐喻结构与悲剧必然

曹雪芹并未将贾府的衰亡简单归咎于具体人事,而是通过精妙的隐喻结构和深刻的哲学思考,将其置于一个宏大、不可抗拒的盛衰循环框架之中,揭示了其悲剧的宿命性。

谶语判词与命运预言。太虚幻境中的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是全书最核心的命运密码和预言系统。它们以高度凝练、充满象征性的语言,预先宣告了主要人物及其背后家族的最终结局。如元春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暗示其显赫而短暂的宫廷生涯及悲剧性死亡;探春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点明个人才能难敌时代没落的大势;而整个贾府的命运,则被浓缩在“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收尾·飞鸟各投林》曲中。这些判词如同悬在人物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昭示着一切挣扎终将归于预定的悲剧轨道。

象征意象的反复渲染。“梦”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书名即点明“红楼一梦”,大观园是“太虚幻境”在人间的投影。贾府的繁华被反复喻为一场虚幻的梦境(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秦可卿

临终托梦给凤姐(第十三回),预警家族危机并献策(在祖茔附近广置祭田、设立家塾),然而这清醒的“预言”终究被淹没在现实的醉梦之中,未能唤醒梦中人。“树倒猢狲散”、“食尽鸟投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等意象,都强烈地暗示着繁华落尽、万物归寂的终极图景。

“末世”背景与循环史观。书中多次点明贾府处于“末世”(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探春判词“生于末世运偏消”)。这不仅指一个家族的没落,更暗喻着整个封建社会制度走向腐朽没落的历史周期。曹雪芹深受传统盛衰循环史观(如《周易》的阴阳消长、物极必反思想)影响,认为“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第十三回秦可卿语)。贾府之“盛”已达极致(元妃省亲为顶点),其“衰”便是盛极而衰这一宇宙规律的必然结果。这种哲学层面的思考,超越了具体人事的得失,将贾府的悲剧升华为对历史规律和人类宿命的深刻体认与悲悯。

6 结语

《红楼梦》对贾府衰亡的书写,是一部封建世家大族崩溃的史诗。其衰亡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经济根基朽坏(奢靡无度与生财乏术)、政治依附脆弱(靠山倾覆与权力反噬)、家族结构溃散(纲常失序与亲情异化)、教育伦理失效(理想陨落与后继无人)等多重维度合力作用下的必然结局。曹雪芹更通过谶语判词、象征意象及“末世”背景的设置,将这一具体家族的悲剧置于宏大的盛衰循环历史哲学框架中,揭示了其命运的深刻宿命性与普遍性。

贾府的倾颓,不仅是一个贵族家庭的悲歌,更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穷途末路的缩影。其衰亡历程中暴露的种种痼疾——经济的寄生性、政治的依附性、伦理的虚伪性、教育的空洞性——正是旧制度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贾府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最终指向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而《红楼梦》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穿透了繁华的表象,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悲悯情怀,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传统社会结构变迁与文明兴衰的永恒镜鉴。

参考文献

- [1]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人民文学出版社.
- [2]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 [3] 张爱玲.红楼梦魇[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